富士山上的樱花

□王国安

每年的3月15日，是日本的樱花节，前来观赏的游客络绎不绝。除了日本本土的市民，还有世界各地的游人。人们欣赏樱花的浪漫奔放美好，赞叹樱花的热烈纯洁高尚，哪怕只是短暂的一瞬。可惜日本的樱花季太短，只有一个星期，过了这个季节，几乎就看不到樱花了。

前年，疫情前的五一节，我到日本本州旅游的时候，灿烂的樱花早已不见踪影，无论是东京京都还是大阪名古屋，都看不到那久闻的樱花。听说日本的樱花很浪漫，但花期不长，各州开花的时间也不等。本州大都在3月份绽放，只有仙台、新潟和札幌才在4月份盛开。至于5月份则很少有地方可以看到樱花了，看来五一节到日本旅游是看不到樱花了。

在日本，被称之为“国花”的是菊花，听说菊花比较高贵但很少见，只有皇室里专用，平民在重大的婚礼场合才可以看到它。虽说樱花不是日本的国花，但日本的民众却很喜欢。从植物学来说，樱花是蔷薇科的植物，落叶乔木，可以长到16米高。但日本一般公园中，都将它培养成小乔木，约5米多高。花比叶先开放，五六朵长于枝上。花瓣白色或淡红色，有清香。花瓣有单瓣和重瓣之别，单瓣的可结核果，成熟时为黑色；重瓣的不结果。

日本人喜爱樱花不知始于何时？但从古代开始就有关于樱花的文学描写，那些盛极而衰的樱花被誉为“武士之花”或曰“死亡之花”，这恐怕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有关。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那些为了追求精神完美的武士，常常为情或道义而死，死亡瞬间的灿烂就像樱花一样美丽。今天，樱花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武士和死亡的内涵，成为一种大众欣赏的节日之花。

5月1日，我们从东京来到富士山，入住富士山温泉酒店。傍晚5时许，车过温泉酒店，富士山忽然从天边的云雾中露出笑脸，好像欢迎我们似的。可是次日当我们到达富士山一合目的时候，微笑的富士山却被雨雾遮蔽，消失得无影无踪，什么也看不见了。富士山是世界自然遗产，也是我们这次日本之行的主要景点，但由于它是日本海拔最高的活火山，气候变化无常，因此，要看到它清晰的面貌并不容易。据说一年之中只有30天的好天气能够看到它的面容。看来，这次是无缘了。既然已经看不到富士山的真面目，我就在富士山脚下闲看，却无意中发现了几株樱花，虽然不多，但白色的花朵正在开放。那灿烂的花朵传来一缕幽香，似有似无，这就是所谓日本的樱花么？难道我们在大阪京都没有看到的樱花却在这不是观樱之地的地方遇见了？

为了证实樱花的真假，我找到了在日本生活了10年的导游大田，大田跟我一起看了看那几棵铁锈一样的樱花树，并数了数枝上的花瓣后，肯定地告诉我那就是日本樱花，我瞬间感到莫名的感动！

与我们居住城市的樱花不同，富士山上的樱花有些清丽雅致、不落凡尘，就像开在世外的野花。野花要比种植的花美，开在富士山的樱花也是如此。每年的3月份，在我们居住的城市，往往也能看到簇簇的樱花，低矮密集，争先恐后地开放，但看起来总有些轻佻，好像那是专门给人看的。而富士山上的樱花高大持重，孤芳自赏，它不受俗世影响，不与城里的那些樱花争宠，也不用看人脸色或讨人喜欢。这种姿态使我想起了家乡天台山深谷老林里的百年杜鹃花，那铁锈一般的杜鹃树枝和超凡脱俗的杜鹃花，总是让人难以忘怀。

记得冯牧有一篇散文《澜沧江边的蝴蝶会》，作者描写自然界的奇景——蝴蝶会的场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虽说蝴蝶会每年都会在云南大理发生，但可遇不可求，就是专门前去大理观看的旅行家徐霞客也没有遇见。可是蝴蝶会不仅在大理有，而且在澜沧江边也有。作者就是在一次旅行中无意间在澜沧江边遇见了，那奇异的自然景观不仅使作者陶醉其间，而且引发了一个联想：在美丽的自然界中，我们随处都可以发现迷人的美景，在一个地方失去的东西会在另一个地方找到。而且另一个地方发现的东西或许比失去的东西更好更美！富士山的樱花不也是这样么？

养一丛泼辣绿诗

□桑飞月

有些事物，天生似诗。和它们在一起，你就有可能会被默化成为一个“诗人”，诗技暂且不论，诗意却常常饱满欲炸。此类事物之一，便是吊兰。

书架和酒柜，都是白色的，烤瓷质地，婀娜悠长的吊兰垂在那儿，就宛若信笺上的一首绿诗，让人看一眼醉一眼。醉了几醉之后，我拿出一张纸，开始晕写：*昨夜/酒柜上的酒和书架上的书，都没说话/我估计，它们和我一样/在痴痴地思考/这丛绿，从这儿流到那儿的绿/到底是谁的一帘幽梦……*

写完后揣进怀里，窃窃自得，又怕人见了笑话。算了，我们还是来读别人的诗吧！“何年一掬草，婆娑在盆中。叶瘦轻拖绿，花小不飞红。根疏杯水淡，格高冷意浓。无关冬与夏，飘洒自得风。”这首《瑞鹧鸪·咏吊兰》不知是谁写的，把个养吊兰的情形写得那么恰如其分。还有“碧鹤舞春江，婀娜醉朝阳，青藤葱翠神韵荡；曼妙嫦娥含羞懒梳妆。飘逸在厅堂，寂静散芬芳；凝情不语满室香，清心静雅尽妙手著华章。”此曲儿更合我意，尤其最后一句！

越来越喜欢吊兰了。究其原因，不单是因其长相秀美，有文艺范儿。更重要的是，它泼辣好养，从不嫌我照顾不周，哪怕我给它饱一顿饥一顿，它也总能坚持着，给个好脸色儿。有些花草就不行，娇气，娇气的花儿我从不养，也养不活。但也有把吊兰养死的，真有能耐！不过，有人说，这是一种花草缘分，想想，也对。譬如，我家最早的那丛吊兰奶奶，就是我从沟里捡来的。

一丛“草”，披头散发的，拽着沟沿子上的一把土，坠在那儿。我路过，认出它是吊兰，就从婆婆家找来一把铁锹，把它挖了回去。结果，我婆婆嚷道：“你稀罕它哩！”事后得知，它原是被婆婆扔出去的“草”。

最初，是嫂子，不知从哪儿弄了丛吊兰，用个青瓷花盆养在窗台上。过了几天，嫂子调城里上班去了，薅草能手——我们的婆婆，就以最快的速度薅掉了那丛草，扔了出去，然后把那个花盆刷洗刷洗，盛盐去了。

那么，挖回的这丛吊兰，很显然是不受女主人待见的，无奈，我只好把它又栽了回去，顺便从它的枝上，摘下几朵小吊兰，带回自己家。不想第二年，它就开始抽条开花。小小的白色花朵开得冷清，却很雅致，甚是喜欢。

相比婆婆，我五姨就雅致得多。

五姨在老镇上开店卖种子，地小屋塞，人来人往，但这并不妨碍她养花。废旧脸盆、泡沫盒子……在她这里都变得异彩纷呈。装吊兰的，是一个破竹篓子，硬纸盒儿撕成块儿，垫在里面，以防漏土。结果，那丛吊兰就以为住进了豪宅，疯长，直至长成了一个“梅超风”。但是不久，“梅超风”竟被人偷了。“吊兰还值得偷吗？”五姨不解。“那也许是因为他太喜欢‘梅超风’了，才不顾自身名誉，偷了它。”我们嬉笑着说，五姨听着也笑起来，并把遗弃在地上的旧篓子和挂掉的几朵小芽捡了，重新栽起来。过了些时日，它就又长成了一首小诗：*你走了，却留下了我这葱茏无边的思念。*

吊兰真的很好养，随便一朵，水土里一扔就活。入冬的时候，我挪花盆，偶然发现地上掉了好些小枝苗，不知是何时蹭掉的，都干巴了，泛白。我不报任何奢望地随手把它们塞在了花盆里，浇了点水。结果不几天，就都活了，令人很有成就感。

冬日，万物枯寂，回头却见室内吊兰优雅茂盛，内心深处的诗意也就随之葱茏起来。高晓松的母亲说：“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生活有诗和远方。”顺着这句话，不知我可否这样延伸：走不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读诗吧。有吊兰相伴的日子，就是诗意的远方！

总第6925期 配图 胡龙召 投稿邮箱：essay@cnnb.com.cn

社址/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87685669 87682340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每份1元 邮发代号/31—84
印刷/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地址/光华路299弄研发园区C12四楼 电话/8729870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87654321